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新詩組 季軍

〈紅色收音機〉

陳景輝

實習前夜，母親走進我的房間

淋浴過後，她的脖子上

仍掛著毛巾，說：

七天過去，祖母的東西

也該收拾。我沒有理會

眼皮下是孩子們的作業

凌晨二時，我終於翻開抽屜

然後逐件遺棄

直到我在一件碎花短袖下

找到送她的收音機

一個黑色的寂靜，某個山頭

卻傳來繚繞的歌聲

有人把黑夜

扭到當日的黃昏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第一節生的場景，描寫母親的一筆為有意味的捕捉，「母親」、「我」、「孩子們」，人物徐徐進入場景，而年齡逆小，似有生生不息之意。第二節「遺棄」一詞頗有意味，物棄而情不棄。末節含蓄內斂，紅與黑，生與死，動與靜，寂靜與歌聲，種種效果，有賴詩題、前二節詩的鋪墊串連。「黃昏」指涉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，黑夜反推黃昏，深化詩情，想像空間甚多。全詩簡練可喜，予人恰到好處之感。

—王良和博士

詩作〈紅色收音機〉以其看似平實的語言為特點，卻在不經意間展現出深刻的敘事。詩的開頭簡單描繪了日常生活，描述了詩人與母親之間的平常對話。談話的內容圍繞著一件務實的事情——整理已故祖母的遺物——背景則是一個典型的夜晚場景。這種直接的語言和日常的設定營造出一種疏離感，彷彿詩人只是在例行公事般的處理，而沒有投入太多情感，注意力仍停留在如孩子作業般的日常事務上。

二零二四年

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評語

隨著詩的推進，這種表面上的簡單開始轉變，逐漸引入更深層次的內心思索。在第三節中，收音機悄然改變了敘事，將讀者帶入詩人的內心世界。收音機被發現時，藏在一件舊碎花短袖下，成為連接現在與過去的橋樑。詩中提到「一個黑色的寂靜，某個山頭卻傳來繚繞的歌聲」，營造出一種如夢似幻的聽覺和視覺景象。這暗示著收音機具有將詩人帶回特定時刻的力量，揭開那些曾被深埋的記憶和情感。

最後兩行出人意料地帶來了強而有力的轉折，巧妙地將主題轉向時間的倒流。「有人把黑夜扭到當日的黃昏」這句話，表現出一種試圖回溯或重拾過去的意圖，與詩人早先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。這種從整理遺物的機械性行為到收音機帶來的情感共鳴的突然反差，暗示著更深的渴望和未解的悲傷。詩歌的簡樸因此成為一層面具，掩蓋著那些終究在最後幾行中透現出來的複雜情感。

—宋子江博士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以生活語言作平凡的述說，逐步推展，到最後作出藝術的反轉。

—秀實（梁新榮）先生



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

<https://www.hkpl.gov.hk/tc/extension-activities/page/280732/WinningResults.html>